

王 森

盗者,窃人财物者也。大至成群结伙、打家劫舍的强盗,小至入户行窃、掂人衣包的小偷,有明抢,有暗偷,其中规模大小、作案方式差异很大,所以名称也很多,诸如小偷、窃儿、扒手、三只手、梁上君子、盗、贼、寇、强人、豪客、刀客、胡子、剪径、穿窬、江洋大盗、绿林好汉等等,都是干这行的。这类人既然以劫盗为生,自然希望能逮着个肥户,大捞一把。如果误入贫家,无物可偷,甚感败兴,只好空手而归。

偷儿最怕遇到的是清官。清官廉清奉公,家无余钱,偷儿常常失望而归。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做县令时,为官清廉,家无长物。一次一个偷儿入室行窃,郑板桥尚未入睡,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偷儿见被主人发现,十分惊慌,躲在暗处不敢动弹。郑接着吟道:“腹内诗书存万卷,床头金

无半文。”盗贼见没什么油水,转身而去。郑又吟道:“出门休惊黄尾犬,越墙莫损兰花盆。”这时偷儿已走出住室,郑大声吟道:“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夜色赶豪门。”嘱咐他找有钱的人家去偷。

偷儿还怕遇到读书人。读书人多数贫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偶尔有几个钱又要拿去买书,贼是不偷书的。从前,西蜀有个读书人叫卓沃的,是不是卓文君的本来未考证。一天,一个偷儿入室盗窃,卓沃口吟了一首诗:“夜静钟残月色昏,有劳带剑入寒门。诗书腹内余千卷,珠玉床头没半分。低语已惊黄犬吠,轻行不损绿苔痕。多情知我凄凉事,不及披衣起送君。”这首诗和郑板桥的诗差不多,同为贫寒之人,自然偷儿仍是一无所获。

偷儿再一个怕遇到的是教书先生。教书先生收入少,往往比较清贫,据说直到现在门口挂着“教师之家”的,偷儿便不肯光顾。过去,苏州有位老儒名沈文卿,家中贫困,以授徒为生。一天晚上,老先生被褥单薄,难以入睡,忽见一个偷儿至其家,找来找去,无物可拿。文卿从容地唤他:“穿箭君子,虚劳下顾,聊以小诗奉赠。”遂口占一首诗:“风寒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走一遭。架上古诗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当然,偷儿没有拿他的书,含笑而去。

上面说的都是独来独往、入户行窃的小偷,趁人不知,小偷小摸而已。另一种是成群结伙,拦路抢劫的大盗,团伙有首领,内部有分工。这类强盗也有怜惜才名者,遇见文人名士,不仅不抢劫,还给以礼遇。唐代诗人李涉,自号“清溪子”,洛阳人。曾任太学博士,诗名满天下。一次赴江州,途中遇盗,盗问:“何人?”答曰:“李涉博士。”盗首说:“若是,勿用剥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命笔,题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说是的当时盗贼遍地,官匪一家,不用怕暴露自己的姓名。盗首大喜,赠以牛肉美酒,再拜而别。



新的时光（外二首）

泥 人

我不从盘点过去
一个个日子随风飘去
如撕去的日历
永不再来
我不从搜索曾经
快乐和忧愁都是过眼云烟
最温暖的
就在我的手中
多么崭新的日子
多么沸腾的生活
为赋新词强说愁
多么可笑
在这样一个时刻
我闻到了春天的花香
我听到了时光的马蹄
哒哒 催我们向前

奔 跑

谁能够跑得比时间还快
它就像一道闪电
鞭挺着我们的脚步与灵魂
它伴随着雷声
在我们的心空炸响
给我们注入无穷的能量
也照亮前程
谁跑得比闪电还快
紧紧抓住时间的绳缆
那是我们插上时间的翅膀
追逐
美好的未来



打工文学撷英④

美在和谐

编者按

顾城有一首诗写道: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份陌生的美好送给如今高楼里的邻里再合适不过了。互联网时代,信息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从手机上浏览到世界各地乃至太空的资讯,却对隔壁的邻居一无所知。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似乎对这种独处的方式早已习惯,却不知有

多少人会向往炊烟袅袅的乡居。在小城,一条街,几个胡同,大家你来我往,生活热热闹闹,却不知有多少人也会羡慕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其实,生活就是如此,有时需要高冷的寂寞,有时想要平凡的快乐。因为“世间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天地与人世,慢慢地品味出它的美与和谐。”(三毛语)

本期,特选编两篇生活美文,与读者一起品味生活。

和睦的山泉水

地政府部门出于对原生态水资源的保护和关心民生考虑,就没有批准多个商家要在那里开设纯净水厂的请求。附近的人们都喜欢去那里拎水吃。我们小区的好多老年人也经常借遛弯的机会到那里拎水回家饮用。

这是谁送的水呢?难道是一楼的姜师傅?他退休后经常去“神泉”那里遛弯、拎水。有时候还拎给我一桶,说自来水不如山泉水养生。但是又一想,不可能。姜师傅一年前深更半夜突发脑溢血,幸亏我及时把他送到医院。但是他却留下了走路“挎筐”的后遗症,拎水很不方便,何况现在路这么不好走呢?

难道是对门岳大哥?岳大哥常年有去“神泉”拎水的习惯。他还经常把他拎的山泉水给我养鱼

呢。可是岳大哥这几天应该独自一人在医院伺候他的岳母,前两天我刚刚去医院重症监护室探望过老人。老人身边离不开人。

那又是谁呢?楼上的小刘就更不可能了。小刘人长得丑陋又有点说话磕巴。刚刚结婚不到10天,深更半夜在屋里又唱又跳,搅得我都睡不踏实。有一天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便上楼敲开了他家的门,委婉地提出“抗议”。小刘态度还可以,可是小刘的新媳妇却板着脸直撇嘴。

在幸福的疑惑中我把那桶水拎进了家。心想:过两天有人来拿桶就知道是谁送的水了。

可是,第二天晚上我又加班到8点,回到家时,又在门口出现了一桶山泉水。

噢!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想连夜敲门问问,可

同城记

胃,或许成为你我共同的味蕾记忆和情感寄予。

山里有眼清泉,是许多城里人的饮用水源,排队打水的人一批接一批,大家秩序井然、相互谦让,即便数分钟后或将永不见面,竟也相谈甚欢,三句两句便聊到了共同认识的人。口口相传聚起来的志愿团队,每周六清晨都雷打不动地为挥舞扫帚的清洁工送上一杯热腾腾的豆浆,清洁工清洁全城,志愿者温暖全城。

微信群里常会直播一场绝美的日出或晚霞、一场期盼已久的喜雨或瑞雪,分享中意的一家餐馆、书屋、服装店、理发店;甚至角落落的美景、趣事、一朵花开,都可引来众人围观……因为同处一城,你我可共同感受,虽不言不语,却共处安好。

同城,不仅同甘,亦可共苦。

那年突降暴雨,洪峰即将过城。政府通告:



身懒,毁了你的身材,心懒,毁了你的梦想。

赵春青 画



张菁制作

是又觉得深夜打扰不方便。明天是公休日,明天再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自来水管来水了。我拿着两只空水桶刚刚走出门,楼上的小刘正好下来:“周哥,把桶给我吧。”

我吃惊地问:“水是你送的……”

小刘微笑着说:“这几天停水了。我现在婚假还没有上班,我和媳妇待着没事,就从‘神泉’拎来水,知道你是大忙人,家里肯定没有储存水,敲你家门又没人,只好给你放门口了。”

“哦……谢谢……”我不由得对小李多看了一眼,发现这小伙子还是蛮帅的。

“我把水桶从姜师傅家取回来了。”这时小刘的新媳妇拎着一只塑料桶从一楼走了上来,对小刘说道。

小刘笑着对新媳妇说:“楼上孙大娘那里的水桶我已经拿回家了。”

新媳妇看到我以后,脸红了:“周哥今天没上班啊。”

“啊……今天我休息。”这次轮到我尴尬了,因为我想起了深更半夜去他们家“抗议”的事,“谢谢你们俩这两天给我送的山泉水。”

“河流两岸的居民全部撤离。”全城哄然,街道、广场、小山,聚满了人,人心波动。认识的、不认识的,见面都会问候一声,共同祈祷小城平安,市民平安。

等待中,朋友圈刷屏了两条信息。一条,凌晨两点,“最大洪峰已过,水位渐渐回落,市民不要恐慌,静等往返通知”;一条,凌晨三点,“洪水已回落至安全水位,降雨结束,可以回家”。那一夜,政府在工作,市民在配合,全城无眠,守着大河,守着小城,守着亲人。

平时相安无事,若有事,同城人真可共同面对,寻找走失的亲人,全媒体、全城人开展爱心大接力,线索第一条,就离亲人更近一步。我们可以一起寻找一位失联的老友、一串丢失的钥匙,甚至一条走失的小狗;可以一起避开拥挤的路段,封杀失信的商家;可以一起吐槽泥泞的路段、污浊的空气、不热的供暖、扰民的噪音……那一刻,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有携手才可渡过难关,让生活归位。

你我同城,喝着同样的水,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同风雨,共荣辱,同频共振,同心同行,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这缘,无论亲疏、长短,起灭,都值得念和珍惜。因为,这座城里有你的青春、你的记忆,更有你一生一世思念的人。

春日印象

欧 阳

我只要不宅在家里,走出人为穹顶的遮蔽,有一条小路是必须经过的。在这条路的西南边,沿着植物带,紧邻人行道100多米长的直道地段,生长着看起来虽不够繁盛,却可以称为密植丛生的迎春花。

旧历一月还没收宫,个别胆大的小姑娘就从紧裹着的花蕾里钻了出来,在阳光下,在微风里,摇曳着鲜亮的花衣。没过两天,龙抬头的日子刚过,花枝招展的大部队就群集而出,灰暗一个冬天的大地,有了靓丽的色彩。

看到盛开的迎春花,我在想,面对春天的到来,人们或许应该用花簇映射过来的辉光清洗一下眼睛和心情了。于是我站在路旁,让布满鲜花背景的眼光游走花路上。

在路靠南的一端,四季坚守根据地的大爷,或者还有作为少数派的青年,继续着下棋的大业。他们指手画脚的热闹声音听不到,但身体和四肢的舞蹈清晰可见;两位数的人群,没有一个人面向花丛。几个弯着的身体直起了腰,有人掏出烟卷开始冒烟,可是,每一只眼睛,即便是东张西望的眼睛,都始终不去触及花的世界。

来了一名少女,身穿淡褐色绒状冬衣,脖子被灰白相间的动物皮毛围绕,小腿及半露的大腿贴着肉色、薄的紧身袜,透露出早春乍暖还寒的信息。她走上了花路,穿过“根据地”跟着自己的目光一直向前。走到中段,拿出了手机。拍张照呗,我想。然而并没有。她仅仅是把手机放在嘴前说话,然后目不斜视地继续向前。

对面来了一条宠物狗,跑到花丛下嗅了嗅,闻香而为吗?显然不是,接着狗子嗅到了另一边的树下,哦,是这里了:在树下撒了一泡尿。它的主人没有和花对一眼——眼里只有狗。

花丛的上面,一只鸟在仍旧枯干的龙爪槐树枝上运动着位置,脑袋灵动地转来转去,时不时盯着花看一眼。看来只有鸟在关注花了。鸟跳离枝头,奔花而下。哦,它的目标是花下面的地面,一定是那些冬天饿晕了忍不住先跑出来的虫子,是那些美味,它眼里没有花。

兴许这只鸟就像老麻雀一样,已经漠然了环境,所以眼中根本就没有鲜花。

而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也是如此。缓慢步履的老人,挂着一脸难以观察到变化的神色移动着,目不转睛地悄然而过。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各种外

面世界的景色写在眼里,挺着脖子上仿佛固定了的头,阔步径直而过。春天,春天的花色,对这些心里或有包裹,或为了饭碗不得不追赶时间的人而言,可能就如日出日落,只是时间的轮替,人们对每一天全新的光亮,没有感觉,没有心动,谁也不去张望新世界的霓裳。

对了,也许小伙伴们会被自己好奇的小脑袋驱迫,用那双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染色,还没有被季节麻木的明亮双眸,去和新春的彩色交融,就像面对新世界,惊奇的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的小麻雀那样。

于是,下午放学的时段,我又站到花路的对面。

果然,小同学们对这些,也许几天前就亲密接触过的迎春花,保持着活跃的情趣,他们要么伸手拂花而行,要么指示接他们的爷爷、奶奶摘下花枝,再用自己的小手拿着,仔细看看,闻闻,然后在回家的路上,胳膊和花一起摇摆着轻快而去。即便单纯行路的同学,也会在行进中移目于花,或还会指指点点地和同行伙伴传递话语……

把飘游的思绪从鲜花和祖国的花朵们身边抽回来整理一下。

人们总是不惧车的拥堵和人的嘈杂,劳神费心地安排运行,为的或许就是目睹花所渲染的景致,可为什么对身边的花开无所动心呢?是城市里的人不像乡村的居民,要守候春天的耕耘和播种,所以不敏感于季节?还是习惯了每年都应时而至的花开,心中对失去了新鲜感的景色全然没有预期。可能。又或者,是因为心里有事,在快节奏的变动之中,人们无暇顾及“心外”的律动——只有在整理好心情的有限时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内心还有一块存放彩色世界的地方……

当然了,希望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

也许到了百花盛开、万树吐绿的日子,那些或许埋藏在非自然(文明)人群内心深处,埋藏在城市喧嚣过客脑海中的春天,才会迸发出来,所有的不安,各式的焦虑……都会得到释放,在成荫绿树的世界,在百花争艳的园地。

